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二〇二四年 八月號

特稿：談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專訪張隆溪教授／李浩榮

文學的底色是哲學——名家劉震雲講座／傅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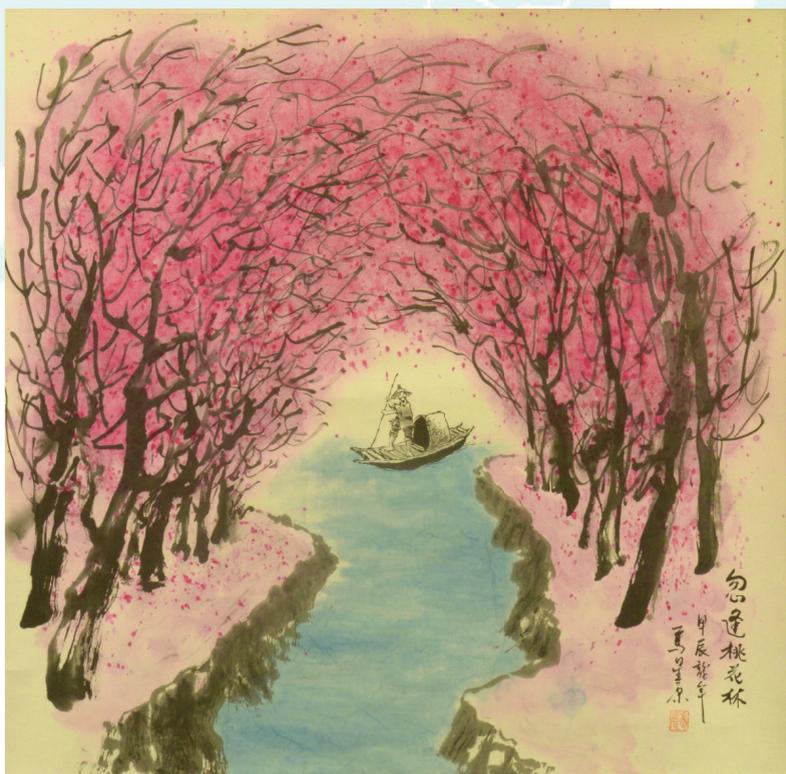
文化綠蔭：不讀與必讀／朱少璋

人情味／林中英

藝海鉤沉：嶺南才女張紉詩馳聘香港詩壇／鄭明仁

萬花筒：詩文彰故影 鬻序盛知音

——鄭健行教授紀念座談會紀要／葉翠珠



馬星原《忽逢桃花林》90 x 90 厘米（世紀文化有限公司提供）

稻 梗

小時候一望無垠的稻田
是長大後總喜歡回憶的地方
天空碧藍無雲 露出太陽的容顏
半青的稻穗隨風抖動 垂在藍天前
雙腳陷在潮濕泥濘的淺水層毫無不安
明明赤褐色的泥水又黏又膩惹人厭煩
還伸手抹掉泥土再抬腿踩出新的水花
是等待泥漿變作清甜紅潤的紅豆沙嗎
還是想要傾盆大雨灌透全身無處躲藏
被一股濃烈的甜窒住呼吸再給予釋放
稻穗的金色倒影垂落而下
醒來卻清醒一輩子城市的人哪裏來的稻田
金茫茫的哪裏是稻穗
赤褐色的遠不止泥水

秋尔墨

無雲的藍天早已烏雲密布
只不過在本該是秋收的季節
成人世界裏的稻田顆粒無收罷了

（秋尔墨為青年編劇、世界觀架構師、中國美術學院影視與動畫藝術學院客座講師。）



圖：潘宇清

文化的緣份

潘耀明

今年五月二十七日，香港文學館開館與建校三十五周年的香港都會大學共同邀請了內地著名作家劉震雲先生舉辦文學講座。我在致辭中表示，置身香港都會大學漂亮的校園，我感到特別親切，因為十年前，前身是香港公開大學曾在這裏舉辦了慶祝二十五周年校慶文學講座，那次講座的嘉賓是莫言先生與劉再復教授，時任黃玉山校長邀請我主編的《明報月刊》作為協辦機構。

十年後，值茲我服務的香港文學館開館與都會大學三十五周年校慶之際，我們雙方聯合舉辦了這一場文學講座。這是文化的緣份。這份緣份經歷十年風雨歲月不減反增，今後香港文學館與都會大學還有其他項目合作正待展開，我們感到榮幸與欣慰。

都會大學剛定位為香港首家應用科學大學，科學與人文從來都是息息相關的。我認識的兩位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和楊振寧教授，都是文學的愛好者。高錕教授年少的時候常閱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楊振寧教授涉獵大量的文學作品，他曾為留學生文學的代表作家於梨華的作品寫序，還撰寫專文評論小說家馮承恩的《人到中年》；電機工程學家陳之藩教授更是散文大家；數學家丘成桐曾撰文道，數學與文學有許多共通點。今天在座的林群聲校長也充滿文化情懷，所以文學愛好者能夠在此歡聚一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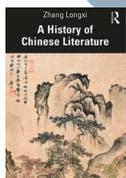
二十五年前，我開始接觸劉震雲的作品，一九九九年，我在北京參加文代會，他送了一套共四卷的《故鄉面和花朵》，我開始拜讀他的作品，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說明我與他很有緣份。

我與原甸主編的《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曾選入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一句頂一萬句》後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這本小說被評為「中國版《百年孤獨》」。劉震雲的另一部小說《我不是潘金蓮》很有諷刺意味，小說女主角李雪蓮最後走到了北京郊區的一片桃林準備上吊，被這片桃園的主人勸了下來，說：「你要真想死，也幫我做件好事，去對面山坡上，那裏也是桃林，花也都開着，那是老曹承包的，他跟我對頭」。這一結局令人哭笑不得。

劉震雲的作品文字，有許多調侃的成份，所以外國評論者把他比作中國的卡夫卡、契訶夫，要我說，劉震雲的作品，是地道的劉震雲式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讀他的小說，往往讀到笑中有淚或淚中有笑！當你笑不出或哭不出的時候，心裏特別難受，因為其中有一種深刻的思考，也可以說，在笑與淚之間，包含着某種人生哲理。這次劉震雲講座的主題是「文學的底色是哲學」，相信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新的啟發。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潭區

小書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四年八月號 總十六期

卷首語

文化的緣份

1

特稿

訪問及整理 談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3

——專訪張隆溪教授

文學的底色是哲學——名家劉震雲講座

1

傅曉

不讀與必讀

1

人情味

一葦街渡入漁鄉

妳在，或者不在 96, Rue Emile Zola 的家

1

唐睿

嶺南才女張紉詩馳騁香港詩壇

1

鄭明仁

詩文彰故影 疊序感知音——鄭健行教授紀念座談會紀要

1

萬花筒

植物飲料：茶之為物

李歐梵的小說實驗——《李歐梵小說》

天地之吻——鳳凰山

我的名字——您的支持

有形的 無形的——寫於香港文學館開館之際

踏上文化洗禮之旅——黃坤堯《清懷文錄》

你好，香港文學館——學文者的園地、文學者的娘家

2

葉翠珠

石期舟、莊家騫、曾詠聰（「師說師文」我與金庸

2

鄭斐子

龍穎如、羅詩梨、劉瑾卓、何昇（「學府點滴」我與金庸

2

伊人

倩心

2

冷月

燕南

2

張佩蘭

楊際嵐

3

李佩蘭

學苑春秋

3

楊際嵐

石期舟、莊家騫、曾詠聰（「師說師文」我與金庸

3

倩心

龍穎如、羅詩梨、劉瑾卓、何昇（「學府點滴」我與金庸

3

燕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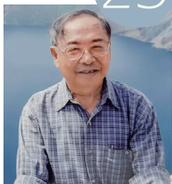
你好，香港文學館——學文者的園地、文學者的娘家

3

30



23



11



封面內頁

詩 秋苾墨

封底內頁

圖 潘宇清

封底

圖 陳世哲

稻梗

香港作家手跡（李歐梵〈字遊〉）

惠東浣衣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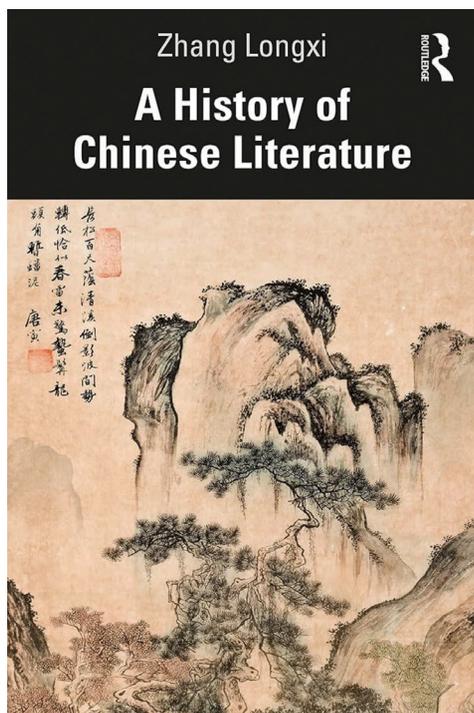


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及翻譯講座教授，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與歐洲學院外籍院士張隆溪推出二十萬字英文力作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彌補當前英文世界的中國文學史欠缺中國人視角的遺憾。他將中國文學之美，用優美的英文寫出，在國際舞台與中國文學之間搭建起新的橋樑。為深入了解這劃時代著述的編撰與精神內蘊，本刊誠邀張隆溪教授於二〇二四年二月八日在香港上環作了專訪，詳談著述的歷史觀、敘述方式、研究方法、關注點、文本翻譯、跨文化比較，以至對世界文學正確定義的看法和未來著述計劃。

——編者

談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專訪張隆溪教授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英文專著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旨在讓讀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國文學的人，能夠與中國文學共鳴。（李浩榮提供）

前言：張隆溪教授是國際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長期研究西方的文學理論與世界文學，撰有中英文著作二十多種。二〇二三年，他出版英文專著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文學史·London: Routledge），以一人之力，梳理三千年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超越歐洲中心論，向西方讀者推介中國的經典作品。專訪裏，張教授會剖析他的「文學史觀」，並會比較中、西方各種的文學觀念。

李浩榮（以下簡稱「李」）：在大作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出版以前，西方學術界主要有兩本以英文寫成的中國文學史，分別是《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兩部書對您的寫作有參考價值嗎？請談談二書之優劣。

張隆溪（以下簡稱「張」）：《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和《劍橋



著名學者張隆溪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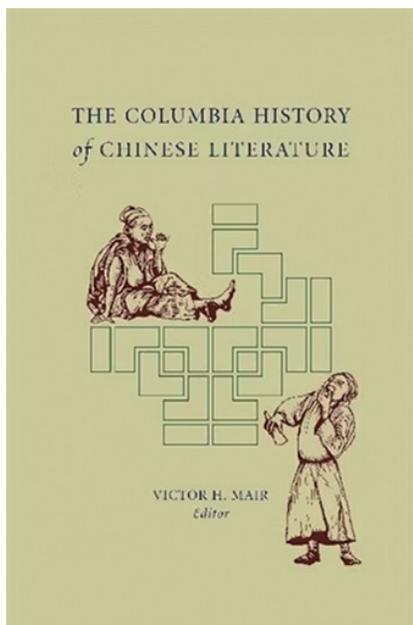
(李浩榮提供)

中國文學史》對我的文學史寫作，不但沒有參考價值，甚至可以說，我的寫作是針對這兩本書的寫法而作出的。我是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出身的，所以對西方的文學發展史比較熟悉。十九世紀是一個撰寫歷史、文學史的黃金時代，當時很有名的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敘述就是把歷史如實地講述出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十九世紀著名的文學史作品有很多，其中有法國學者丹納（Hippolyte Taine）編撰的《英國文學史》（一八七二）。丹納提出文學

的產生有三個要素，即民族的、環境的和時代的，這都是跟作者所生活的地理、文化、時代息息相關的。

還有一本經典作品，由意大利學者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撰寫的《意大利文學史》（一八八三）。桑克蒂斯的《意大利文學史》裏寫到但丁，說但丁寫《神曲》可能有作者本身的一些想法，然而《神曲》完成以後，其意義已超出了作者本身的意圖，所以我們討論《神曲》時，大可不必以作者的意見作為基礎。桑克蒂斯的看法對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了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得到充分的發展，如新批評與形式主義的產生等，但卻變得不太利於文學史的寫作。可以這樣子說，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其關注由作者轉向文本，然後再從文本去到讀者身上。尤其是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對於什麼是真實、有沒有可能真實地重現歷史等議題，產生了很大的質疑，甚至歷史的邏輯、因果關係等，皆受到強烈的批判。對文學史批評得最厲害的代表人物就是海登·懷特（懷特是我在加州大學時的同事），懷特認為，歷史的敘述跟小說的敘述沒有太大的分別，不過是把不同事件有條理地串聯起來。這就恍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悲劇是對一個完整行動的模仿一樣，有開頭、中間和結尾。

傅柯也抱持類似的觀點，認為知識與權力存在



Victor H. Mair 編：《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資料圖片）

本薄薄的書《文學史還可能嗎？》（*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珀金斯的答案是不可能了。他以上述兩部文學史為例，稱之為「後現代式的百科全書」，書裏盡是條目式的知識，但知識之間沒有連貫性。這兩部文學史的寫法還是有影響力的，如《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與《劍橋中國文學史》就是採取相同的方式，召集一群學者共同寫成，旨在呈現一種多元的歷史觀。然而，我認為這種敘述方式是不適用於中國文學史的。

共謀關係，誰掌握權力，誰就有話語權。所以俗話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種說法不是全然的錯誤，但影響極壞，抹煞了歷史與文學的界線，使歷史顯得不再可靠。有一回，懷特去演講，說歷史的敘述很多都是虛構的，台下一位老太太舉手發言，露出手臂上的一行數字，問懷特：「你的意思是說，我手上這行數字是虛構的嗎？」那些數字是老太太給關進集中營時，被納粹烙在手臂上的。懷特當時顯得尷尬萬分，幾乎下不了台。當然，懷特的意思並不是要否定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但他的理論確實有歷史虛無主義的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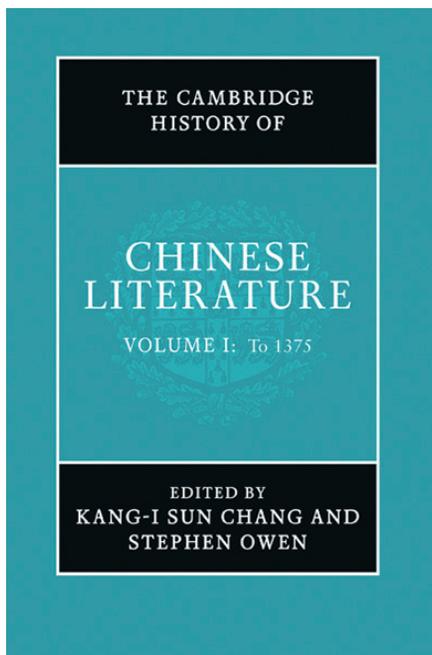
馬克思主義的左派評論家詹明信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缺乏歷史感。他講的是西方的情形，所以，二十世紀的歐美學界幾乎沒有一個人寫成的文

學史。在這個背景下，有兩部很重要的文學史誕生了，其中一部是《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Emory Elliott: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不是 Emory Elliott 一個人寫的，而是他召集一群人共同寫成的。另外一部是《新編法國文學史》（Denis Hollier: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這兩部著作摒棄了過往那種宏大的敘述，不再採用「死去白人男性」的觀點，不再重複那些父權、建制、殖民、帝國主義的思想。這兩部著作是由數十個學者一起參與的，每一個人就寫自己的專業知識，例如剖析當時的社會情況、出版業的興衰、印刷術的發展等，五花八門的學問，但談文學的篇幅就相對少了。哈佛大學教授戴維·珀金斯在九十年代寫了一

專注於分析作品和文學形式的發展

李：《劍橋中國文學史》強調以「文學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中國文學，*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分析作品時，我看主要採用「知人論世」的方法，您撰寫此書時，有否考慮過研究方法的問題？

張：美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可以用百科全書式的寫法，因為西方讀者熟知歐美的著名作家與作品；但是，在外國讀者完全不了解中國文學的情況下，還大談特談中國古代的出版市場、書籍的印刷等，那就是不恰當了。所以，*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裏，我專注於分析作品本身和文學形式的發展。以「詩」為例，最早的《詩經》以四言為主，到了漢代，發展出五言、七言詩來，而且開始注重聲調。中、



Kang-i Sun Chang 及 Stephen Owen 編：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資料圖片)

有關係。

「我想給西方讀者介紹純粹的中國文學史」

李：《劍橋中國文學史》主編宇文所安自言，其書的特色之一在於展現西方的學術視野，例如有專文介紹西方喜愛的唐代詩人寒山。*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則沒有提及寒山。西方學術視野或西方市場口味，是不是您撰書時關注的項目？

張：我的書裏提到許多中西文化交往的歷史，如寫元代時，提到馬可波羅遊歷中國，又如講到《趙氏孤兒》時，敘及此劇翻譯成法文以後，受到伏爾泰等文豪的熱愛。但是，我在書裏沒有提到寒山，因為唐朝大師輩出，論詩人，寒山是完全排不上號的。美國文化界喜歡寒山，如詩人蓋瑞·施耐德

西詩人寫詩的方法是不同的。中國人寫詩注重聲調、平仄，西方人寫詩則留意輕、重音，如抑揚五步格 (iambic pentameter)。西方還有無韻詩 (blank verse)，如莎士比亞的劇本和米爾頓的《失樂園》都是不押韻的好詩。中國的詩尤其是律詩的發展，跟聲韻平仄是密不可分的。沈約曾經寫過《四聲譜》，雖已失傳，但我們知道早在南北朝時期，中國人已關注四聲的區別。在書裏，我還分析了詞、散曲、小說這些文體的發展，譬如講到小說這通俗文學的成熟，就是跟商業、城市和市民生活的發展



(Gary Snyder) 便對之吹捧有加。五十年代，施耐德在柏克萊讀書，問老師陳世驥該去研究哪位中國詩人，據說陳世驥覺得若推薦杜甫、李白，對施耐德來說未免太深了，就推介寒山給他，果然合他的口味。寒山走紅還有時代的因素，那時剛好碰上嬉皮士流行的年代，美國的年輕人喜歡穿著袈裟，扮成洋和尚，讀一點東方的禪詩。但是，我寫中國文學史，絕不會按美國人的喜好來決定內容。況且宇文所安對中國語言和詩的理解，我向來是抱持懷疑的態度。說到底，寒山在中國文學史上毫無影響力，如果中國人寫文學史去談寒山，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另外，我的書裏刻意避免引用西方的文學理論去闡釋中國文學。我在美國加州大學一直是教比較文學的，從柏拉圖講到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西方的文學理論我很熟悉，但我想給西方讀者介紹純粹的中國文學史。

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翻譯了大量經典詩文，請問您翻譯時，會否參考前人不同的譯本呢？談《紅樓夢》那一節，您特別提及霍克思的譯本，此版本有什麼好處？

張：要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學，還得用英文作為媒介，因為英文是一種普及的語言。寫中國文學史，如果全是拼音人名、地名，外國讀者恐怕難以卒讀，所以，每講一個作家，我必然要舉上一些作品示例。書裏引用的文本皆由我親手翻譯，因

為去找別人的譯本很麻煩，而且涉及版權問題，再別人的翻譯也不見得好。猶記當年我考北大研究院，專門寫了一篇論文，批評外國人的唐詩翻譯，如何錯漏百出。所以，我對外國漢學家的翻譯向來是很警惕的。哪怕大名鼎鼎的亞瑟·韋利 (Arthur Waley)，他翻譯《西遊記》裏的「赤腳大仙」，也錯譯成「red foot」，那該是「bare foot」才對。我的書出版以後，獲邀到台灣東吳大學演講，談翻譯。我特意翻出閔福德 (John Minford) 與劉紹銘合編的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來對照。對比大家都選擇了的作品，我覺得自己的譯文還是稍勝一籌。當然，有的地方是中國文體所特有的，如《楚辭》常見的「兮」字，翻譯時我只好把它犧牲掉。至於律詩講求對仗，那是可以翻譯得像樣的，如我以杜甫的〈登高〉作示例：

「Boundless forests shed their leaves swirling and rustling down. / The endless river flows with waves rolling and running near.」(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然而，書裏其他律詩的翻譯，我沒有再緊循對仗的形式，以免外國人讀來，有呆板的感覺。談到《紅樓夢》，霍克思的譯本是極好的。霍克思譯完了以後，把稿子寄給錢鍾書先生審閱。錢先生大為讚賞，寫信給霍：「All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 'story' found it 'stone, & left it brick.' (Augustus Caesar on the city of Rome: 'I found it brick & left it marble.' 這句話化用了奧古斯都的名言，

錢先生把原句的磚塊換成石頭，以切合《紅樓夢》的別名《石頭記》。奇怪的是，霍克思沒有把《紅樓夢》的第一章給完整地譯出來；我引用的那部分就是我自己的翻譯。

世界文學不應再局限於西方文學

李：在總結《紅樓夢》的成就時，您推崇《紅樓夢》足以躋身世界文學經典之列。「世界文學」是一個專門的概念，您認為《紅樓夢》有什麼特別，與世界文學之經典相吻合？

張：我長期研究世界文學史，還跟哈佛大學的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等學者主編《世界文學雜誌》（*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深知世界文學在過去某程度上等於西方文學的代名詞。從古希臘的荷馬，到中世紀的但丁，到文藝復興的莎士比亞、歌德，乃至拜倫、濟慈等，皆為非西方的讀者所熟知。但是，一般的西方讀者（甚至大學的文學教授）對中國古典文學幾乎毫無認知，李白、杜甫、蘇東坡對外國人來說，都是陌生的名字。我寫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打破這種不平衡的局面。現在，我們推廣世界文學，就不應再局限於西方文學，還要包括中國文學。再談《紅樓夢》，其技法之嚴密，結構之完整，語言之高妙，遠勝於過往的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都是章回小說，結構比較鬆散，

有些回目抽出來可以當成獨立的作品，如「林冲夜奔」、「武松打虎」等。而且，《紅樓夢》已翻譯成各國的文字，其中尤以霍克思的英譯本文筆最為優雅，使其流行於英語世界。

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採用了比較文學的視野談中國文學，不時會將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相提並論（如下表所列）。在進行跨文化比較時，您有沒有發現中國有其獨特的文學傳統呢？如海外學術界強調中國文學有着抒情的傳統。還有，中國古典文學裏，是否真的沒有史詩式的作品呢？

中國文學	西方文學
《詩經》	《荷馬史詩》、莎士比亞戲劇
《離騷》	《神曲》
《樂府》	勞勃·伯恩斯、奧登
《趙氏孤兒》	《聖經》·希律王故事
《水滸傳》	羅賓漢民間傳說
《封神演義》	《伊里亞德》
《牡丹亭》	《羅密歐與茱麗葉》

張：陳世驥、高友工在海外強調中國文學有着獨特的抒情傳統，我是不太認同的。中國人看待「詩」這觀念，確實有別於西方，我書裏的第一章



已經提到了。西方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便認為詩（文學）是對現實的模仿。但並不能說，西方文學沒有抒情傳統，像古希臘女詩人莎芙的詩、田園詩派（Pastoral Poetry）等作品，都有抒情的意味。中、西方的文學傳統都不是絕對性的。中國的詩觀強調「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是心靈的投射；但是，我們只要看看〈山鬼〉、〈東君〉等作品，便發現裏面也有祭祀功能的，還有很多描述性的場面。再談散文，從《左傳》開始，中國的散文便有很多故事敘述。再到漢賦，裏面很多都是描述的，而非抒情。所以，過份強調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便會忽略其他的面向。如小說，中國講故事的傳統完全不遜於西方，《三國演義》在元代便已出現了，但十三世紀的西方有什麼小說能與之媲美呢？而且，中國的敘事傳統還能往上追溯，如晉代的《搜神記》、《桃花源記》等。

談到史詩（epic），漢族的文學傳統裏的確沒有上千行的敘事詩。我想這跟中文的早熟有關係。中文有着極古老的傳統，從甲骨、青銅金文發展下來，不曾中斷。早如《詩經》，主要是靠書寫系統紀錄下來的，而非口頭文學。史詩的產生則主要依賴口述流傳，講故事的人背誦很長很長的詩行，當中會有所重複，而且有不少格式化的處理，甚至有所增補，或即興創作。二十世紀研究口頭文學最著名的學者是米爾曼·巴理（Milman Parry）及其門生

阿拔特·洛德（Albert Lord），他們曾到南斯拉夫做田野調查，錄下文盲詩歌吟唱手的長篇詠誦，發現當中有不少的「套語」，並以此推論荷馬史詩的產生過程。柏拉圖的《饗宴篇》裏，也寫到詩歌在被唱頌的過程裏，朗誦者會進行潤飾。《詩經》當然也可以唱頌，像「國風」便是，但我不覺得那算是口頭文學。「國風」沒有長達千行的詩作，更沒有以英雄人物為主題的長詩。

李：在介紹現當代作家時，您不斷指出他們所受到的西方文學影響（如下表所示），您認為有這些是吸收或轉化是成功的呢？

現當代作家	外國文學
郭沫若	惠特曼
徐志摩	英國浪漫詩派
李金髮	波特萊爾
馮至	歌德、里爾克、荷爾德林
李劫人	十九世紀法國寫實小說
老舍	狄更斯
許地山	印度文學
高行健	貝克特、尤內斯庫

張：受歐美文學影響，那是五四以後中國文學

面臨的一種新趨向。我認為為吸收得好的例子還不少的，如朱湘、徐志摩、聞一多的詩，都有過不錯的嘗試，還有余光中，他的西學學養很好。而真正成功的例子也不是全然模仿西方的，像余光中，他的詩裏就有自己的寫法。現當代作家裏，我特別喜愛魯迅，把他的全集都讀了。我尤其喜歡魯迅的雜文與舊詩，但是他的翻譯是完全不能讀的。（李：您寫張愛玲的篇幅遠遠不及魯迅，為什麼呢？）因為魯迅對現當代文學影響很大，所以我給予較多的篇幅。針對二十世紀中期內地那種僵化的文藝觀，夏志清突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應有的文學地位，我認為很有道理。

未來著述計劃

李：最後回歸中國的學術視野，中文版《中國文學史》汗牛充棟，有哪些您認為特別有參考價值的？

張：用中文寫的《中國文學史》，對我啟發比較大的是袁行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還有章培恆、駱玉明兩位教授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為什麼是這兩部呢？因為五十到七十年代大陸出版的文學史或學術著作，難免受到左傾的意識形態之影響，我是不能接受的；而上述的兩部文學史是文革以後出版的，和我的看法非常接近。我成長於毛澤東時期的大陸，對於以政治、倫理道德



用中文寫的《中國文學史》，對張隆溪啟發比較大的除了袁行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就是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

（資料圖片）

來闡釋中國文學，我是非常反感的。從前讚美杜甫，說他專寫民間疾苦，所以很偉大。但是，中國寫民間疾苦的詩人，又何止杜甫呢？那麼多人寫，為什麼杜甫能夠鶴立雞群呢？因為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啊！

後記：張隆溪教授學貫中西，訪談那天，張教授領我出入古今中外，談了許多的話題，但由於篇幅所限，不可能悉數盡錄。專訪期間，我問張教授，為什麼論《詩經》那部分沒有提及詩六義呢？張教授說，他還會另撰一部英文專著論中國的文學批評史，到時再加以析論。我們熱切期待此書的出版！

（訪問及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為慶祝香港都會大學三十五周年校慶及香港文學館的開館，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香港文學館於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於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呂辛（振萬）演講廳合辦了「名家講座：文學的底色是哲學」，由著名作家劉震雲主講，為一眾校園學子及文學愛好者闡釋文學與哲學之關係，反應熱烈，文學氛圍濃郁。

——編者

文學的底色是哲學 ——名家劉震雲講座

傅 曉

香港文學館於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開館，同日亦是香港都會大學成立三十五周年。當日下午在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舉行系列文化講座，由內地著名作家劉震雲主講「文學的底色是哲學」，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中國文學研究專家許子東主持，為一眾校園學子闡釋文學與哲學之間的關係。香港著名電影明星兼作家林青霞現身講座活動，令活動氣氛分外熱烈。講座以主持人許子東教授的開場白開始，他說金宇澄的《繁花》

香港文學館於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開館，同日亦是香港都會大學成立三十五周年。當日下午在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舉行系列文化講座，由內地著名作家劉震雲主講「文學的底色是哲學」，



五月二十七日名家講座上嘉賓合影。左起：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鄭志良、著名內地作家劉震雲、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聲、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許子東、著名影星林青霞、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香港都會大學提供）



劉震雲表示，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密切。好的文學家不是只精通中外文學，而是要懂得文學以外的東西，特別是哲學的思辨。

（香港都會大學提供）

和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是他個人在最近二十年最喜歡的小說，但兩部小說都非常難讀，被他稱為是「細膩寫實主義」的「疙疙瘩瘩碎碎念」，是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文壇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也是「第二次文學尋根」。

劉震雲表示，文學的底色是哲學，表演的底色也是哲學，也有畫家認為「色彩的底色也是哲學」，

究其根本，因為生活的底色就是哲學。他解釋，文學是生活的反映，但寫得好的香港文學一定不是香港的生活，例如，文學的香港和生活的香港、文學的生活和生活的生活的區別在於「思考」，因為好的文學一定要對生活的思考。

「文學的底色是哲學，但文學並不是哲學，好的文學家一定也有哲學的思辨。哲學解決不了的事情，就交給文學，哲學家試圖說清楚這個世界，而文學恰恰表述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比如人性、靈魂、愛情。」他又指出，很多哲學是來自生活，最好的文學是用最質樸的語言說出最深刻的道理，好的哲學正是來自生活中特別細小的細節，繼而從中說出深刻的內容，如《論語》，從對話錄裏講出哲學道理。

講座中劉震雲提及中國四大名著中的《紅樓夢》、《西遊記》和《水滸傳》，其中都蘊含著作者的哲學思想，例如曹雪芹對於「大和小」、「清潔與骯髒」的認識，而《西遊記》中一個製造麻煩的、最沒有本事的唐僧，為什麼三個人給他叫師父？這也是作者吳承恩想闡釋的「普遍和特殊」，因為唐僧能夠堅定的向西天去取經。《水滸傳》中營造了梁山泊和正統社會的兩個語言體系，以及超強個體的出現，從而打破社會政治平衡的哲學思考。

劉震雲又提到了他在國外分享作品的經驗，他表示，學問是交流出來的，所有創造性來自於不同，



講座全場擠滿近三百師生及公眾人士，反應熱烈。前排左起：醫生趙夏瀛、香港著名翻譯家金聖華、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著名影星林青霞，著名內地作家劉震雲，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聲、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鄭志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許子東、香港文學館運營兼市場總監于浣君。（香港都會大學提供）

不同是推動這個世界不斷向前滾動的動力。他也談及「幽默」，他表示，幽默也分很多種類，也許讀者未必喜歡語言幽默的調侃，而真正的幽默來自於「細節」，他又以自己作品《我不是潘金蓮》中的人物李雪蓮作比喻，認為比「細節」更好的是故事結構的幽默，在荒誕的故事裏蘊含哲理。

活動主辦方之一、特邀劉震雲來港的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先生表示，劉震雲的作品文字有許多調侃的成份，外國評論者常把他比作中國的卡夫卡、契訶夫，但潘耀明認為，劉震雲的作品是地道的「劉震雲式」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讀他的小說，往往讀到笑中有淚或淚中有笑！當你笑不出或哭不出的時候，心裏特別難受，因為其中有一種深刻的思考，也可以說，在笑與淚之間，包含着某種人生哲理。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字遊網》執行編輯。）

☞



「四不讀」提及的《水滸》、《三國》、《紅樓》、《西廂》，本本都是經典；對「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來說——不論男女老少——是否「有接觸的義務」？

不讀與必讀



朱少璋
香港作家

「閱讀界」有所謂「四不讀」的說法，頗具爭議，常引起討論。

「四不讀」較流行的版本是「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男不讀《紅樓》，女不讀《西廂》」；未詳出處，相信是民間經約定俗成的集體創作。

「少不讀《水滸》，或因《水滸傳》「誨盜」；故事既講落草為寇講官逼民反，年輕人讀了，自然容

易危害國家安全，不宜讀。「老不讀《三國》，只緣《三國演義》中人人工於心計、爾虞我詐，對提昇長者的個人修養沒幫助，不如不讀。「男不讀《紅樓》，或謂《紅樓夢》通篇女兒香，頁頁悲金悼玉；男孩子讀之有損男兒氣概。至於「女不讀《西廂》，極可能因為《西廂記》有「誨淫」之嫌：紅娘遞柬、鶯鶯投懷；女孩子又怎可以讀？」

當然，讀者也可以細數這幾部名著在布局、筆法、主旨、內容及思想上的種種優點，反過來論證男女老少都要讀。不過，提出「四不讀」的人既然沒有提供具體理由，反對者又為何要提出反對的理由呢？我在一本三十年代的舊雜誌上，就讀到很直接、很厲害的「反建議」：「……女不睇《西廂》；非人也。」不由拍案叫絕！「非人也」一句把前文的意思完全倒過來，由「不讀」變成「必讀」，既巧妙又有趣。

林語堂在《讀書的藝術》中強調「世上無人人必讀的書」，固是的論；若反過來說「世上無人人必不讀的書」，也並不太過牽強。且看二〇一五年既有亞馬遜編輯團隊發布「人生必讀一百本書」在前，二〇一八年就有復旦大學嚴鋒教授發表《不必讀書單》在後。

一部書之所以「必讀」或「不讀」，若在「興趣」或「得益」上講，其實是很「個人」的事；所謂「理由」，都是主觀的，不能放之四海皆準。不過，我倒同意某些書之所以「必讀」乃基於「文化責任」上的



考量——尤其經典作品。朱自清在《經典常談》的序文中說：「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四不讀」提及的《水滸》、《三國》、《紅樓》、《西廂》，本本都是經典；對「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來說——不論男女老少——是否「有接觸的義務」？閱讀當然要講興趣，但亦似乎不能只講興趣；箇中如何權衡斟酌，值得深思。

人情味

人情味的重量不
及恩義，施恩機
施義要有適當藏
會，而人情味縫
在人際的縫隙，
在直樸素，自然
在一念之間，散
發的柔軟。



林中英
澳門筆會會長

妹妹在假期裏回澳門探媽，發覺母親胃口不好，時把吃進嘴裏的食物吐出來，又說不出哪裏不舒服，只好先猜她是牙齒的問題吧。

聽保姆說起婆婆愛吃軟軟滑滑的沙河粉，妹妹到營地大街市場去，在中央街市內外繞了兩圈都找不到。她看到粥麵店有沙河粉，不想白走一趟的她有點



摩洛哥南部一淺溪中站着兩個小孩，主動伸手拉着走得顛顛的團員的手。
(林中英提供)

厚顏問店主可否轉讓一些沙河粉，店主有點為難。妹妹將情由說出，店主聽到是一位九十五歲的老人吃的，立即把粉條裝進塑料袋中遞過去。當妹妹聽到只需付款一元五角，嚷着收多一點錢吧，太便宜了。店主說，可以的啦，我媽媽也九十多歲了。

接着妹妹又到菜市場裏買了兩元銀杏，又一次不好意思。攤檔老闆說小小交易都是生意呀。

妹妹把這些當小故事說給我聽，又當謎語般叫

我猜價錢，她說有點感動。賣給她沙河粉的店主能共情；賣給她銀杏的檔主的靈活來自體貼，帶着人情味的小事令人暖心。

人情味的重量不及恩義，施恩施義要有適當機會，而人情味藏在人際的縫隙中，質直樸素，在一念之間自然散發的柔軟。在陌生地方感受到人情味，所獲如在心靈灌上雞湯。旅途中會為嘗的美食、看的好景、住到性價比高的旅舍、買得的心頭好高興，在時過日遷中能使我記住的，並為這個地方加分的，是曾遭遇過的人情味。

數年前的摩洛哥之行，由馬拉喀什前往瓦爾扎扎特，經過阿特拉斯山脈，車子在不平的山上公路往上爬，此行遊覽世界文化遺產阿伊特本哈杜築壘村，是柏柏爾人的村落遺址，那裏保留着比較完好的用黏土及乾草建成的泥屋，是摩洛哥南部土建工藝的典範。我們步行下山後要走過一條鋪上石頭的淺溪，溪中站着兩個小孩，主動伸手拉着走得顛顛的團員的手。過了溪，孩子伸手要小費，團友才明白這不是幫助，意態失望，付過費便張聲通知後頭的團友：是要收錢的。也有其他團員拉着伸過來的小手，給的都是小錢而已，多少只隨心意。倘若你不接手也不會被推下溪中。

若然生活是過得去的，這般年紀的孩子不應是在校園裏讀書，在操場玩耍，在家裏被父母摟着嗎？這麼想，對一場人情味的誤會便理解、釋然。

浮着飽靠，意未盡……

一葦街渡入漁鄉



黃秀蓮
香港作家

全憑一葦街渡，讓我游走於鴨洲與香港仔之間的粼粼一水。水道修長，舟楫密擁，微風吹來，小船輕漾。兩岸堤邊，綠蔭不絕，遠處漁歌隱隱，燈塔豎立，香港仔南避風塘真可入畫。

我循地鐵南港島線而來，無人駕駛的列車鑽出地面，奔往全線海拔最高的鴨洲利東站去。在站外抬頭一望，撲入眼簾者是扯旗山、薄扶林，為之一愕，只緣從未在南區看山。步往水濱，卻見對岸山墳壘壘，猛然省起那是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其中一塊塋地永埋了蔡元培先生的巍巍抱負錚錚風骨。沿岸是鴨洲風之塔公園，形似風帆的帳篷，儼如現代劇院，覆蓋着清涼，可遊可觀，虛空處為活動場地，弧形看台可休憩，哪知前身是城巴車廠呢。漁港桅樁，都化為立體雕塑，既懷舊，又創新，以新景物印證舊情懷，以現代說明傳統，營造獨特漁鄉風韻，處處流露出改



造景觀之眼光和魄力。觀景台宛如漁舟，未及登臨，作別充滿現代感的海湄，且先登街渡。

渡頭在近，蘭舟在候，小船木造，木質透着溫暖，船資僅兩塊半。摩打嘩嘩激起碎浪，可是靠在避風塘臂彎裏的船密密麻麻，街渡唯有從窄窄縫裏繞出來，滴溜溜輕盈一轉，已闖出重圍，直線抵達渡頭。清波碧水，波瀾不驚，避風塘自有一套讓路文化。水光茫茫着浮金流銀，尚未飽覽；波上晃晃蕩蕩，轉瞬已靠岸。一水之隔，似隔又近，航程只消四分鐘，意猶未盡，只好登岸。

香港仔這邊海鮮攤檔沿海林立，半在陸地半延伸水上。此岸另有風光，海濱公園寫實地融鑄漁鄉風貌，銅造雕塑勞苦而尊嚴地挺立，揚帆、撒網、捕撈、挑擔，漁民拼搏於波濤風雨的情景一一呈現，猶如露天民俗美術館。昔日漁獲買賣由魚欄操縱，掌管魚欄



水道修長，舟楫密擁，微風吹來，小船輕漾。兩岸堤邊，綠蔭不絕，遠處漁歌隱隱，燈塔豎立，香港仔南避風塘真可入畫。（黃秀蓮提供）

的都是岸上商人，常趁漁民有燃眉之急，就立約以高利貸款，債息漩渦一樣纏繞。二戰期間漁業大受打擊，戰後政府決心取締魚欄，乃成立魚類統營處，只收百分之七佣金作經費，剩餘款項撥歸漁業發展，如低息貸款作修船修漁具之用。浮家泛宅，風浪顛簸，漁舟在勞碌裏憂患中駛進避風塘的庇護去。

是嗎？原來路想過了，遠比中遠，我還找到了那條熟悉的 Rue Emile Zola。在那幢存在與不存在的大宅前，妳仍在喊着：「À table……」

療養院就在 Rue de Vaugirard 上？那麼它離我從前的居所豈不很近？

然而友人卻提醒我，從索邦大學廣場一直綿延到凡爾賽門的 Rue de Vaugirard，是巴黎舊城圈裏最長的街道，我從前的居所靠近路的東端，至於ミサワさんの療養院，則座落在西邊的路段。

是嗎？原來路程，遠比我想像中遠。

妳在，或者不在 %
Rue Emile Zola 的家



唐睿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
創作系副教授

就像我初次尋訪那間位於 Rue Emile Zola, Noisy-le-Sec 的房子一樣。

上一次跟ミサワさん見面，已是二〇一八年，當時她差不多已年屆八旬。我懷着複雜而矛盾的訣別心情，踏着十年前的足印，從市中心搭乘地鐵十一號線來到 Marie des Lias，再轉乘巴士到 Place Carnot。沿途的社區幾乎沒變，都是一樣的頹唐，一樣的凋零寂寞。據說，這一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曾經是繁華的工人社區，因此處處都有以左翼思想家、政治家命名的街道，包括這條 Rue Emile Zola。

我一個初冬的傍晚，首次踏進ミサワさんの宅院。由於低估了路程，當我走進起居室時，另外三位年輕人，已經圍坐在炬燵前，邊喝咖啡邊聊天了。然後，ミサワさん讓我們到園子裏幫忙清理雜草，堆砌一下菜圃外圍的磚石，直到天黑，ミサワさん就在大屋的門前搖鈴，向花園喊道：「A table……」

園子的勞動，其實都是象徵式的，ミサワさんの本意，是藉着這個小小的沙龍，讓我們幾個初到巴黎的年輕人，得到一點溫飽和溫暖，互相熟絡，並在往後的日子裏互相扶持。ミサワさんの丈夫嘉野稔先生，生前就經常邀請初到巴黎的藝術家到他們家作客。一九五七年，二十七歲的嘉野先生孤身來到法國學習雕塑，在我認識ミサワさんの前一年辭世，我只在一幀幀的照片裏見過他，在大屋各個角落的餘溫中認識他。隨着他的離世，還有ミサワさん日漸老邁，

迴響在宅院裏的足音，就漸漸消逝遠去。

接踵而來的，卻是小偷和爆竊犯。

大概是攀緣到房頂的藤蔓，還有園裏叢生的雜草，讓他們將大宅鎖定為目標，他們起初只做些零星的敲打破壞，後來膽子愈來愈大，就趁着屋子沒人，破門搜掠。一幫羅馬尼亞的偷渡者，把整幢房子三層樓的每個房間都翻了一遍，而當晚ミサワさん更不巧在家，結果她的左邊臉頰，留下了一大片青色瘀痕。凡此種種遭遇，我要到二〇一八年重訪巴黎時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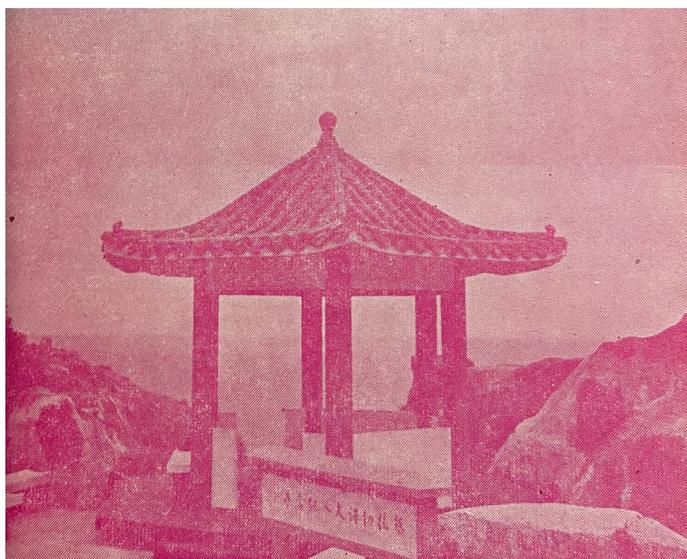
悲劇之後，老人家的退化問題日益嚴重。她忘記了手機的帳單，忘記了網路的密碼，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我。於是，當我通過友人輾轉在二〇二三年的療養院找到她，圍坐在她身邊的時候，她已跟我們身處在不同的時空了。

「人們從火車的車廂上上落落呢。」當我湊近她，奢望通俗電影的奇蹟能在這瞬間發生時，她凝視着我的臉龐，這樣對我說。

畢業之後，每次告別ミサワさん，我總懷着一種近乎訣別的心情，但原來，在生死辨證之外，還有一種同時存在又不存在的狀態。

是嗎？原來路程，遠比我想像中遠，不過我還找到了那條熟悉的 Rue Emile Zola。

在那幢存在與不存在的大宅前，妳仍在喊着：「A table……」



蔡張紉詩夫人紀念亭「宜亭」。



「宜亭」近貌。

上世紀中，張紉詩名大噪，然而隨着時間過去，認識張紉詩大名者稀矣，幸有大學學者例如樊善標教授對紉詩女史的生平和著作有深入研究，讓後人得以從文字景仰這位嶺南才女。另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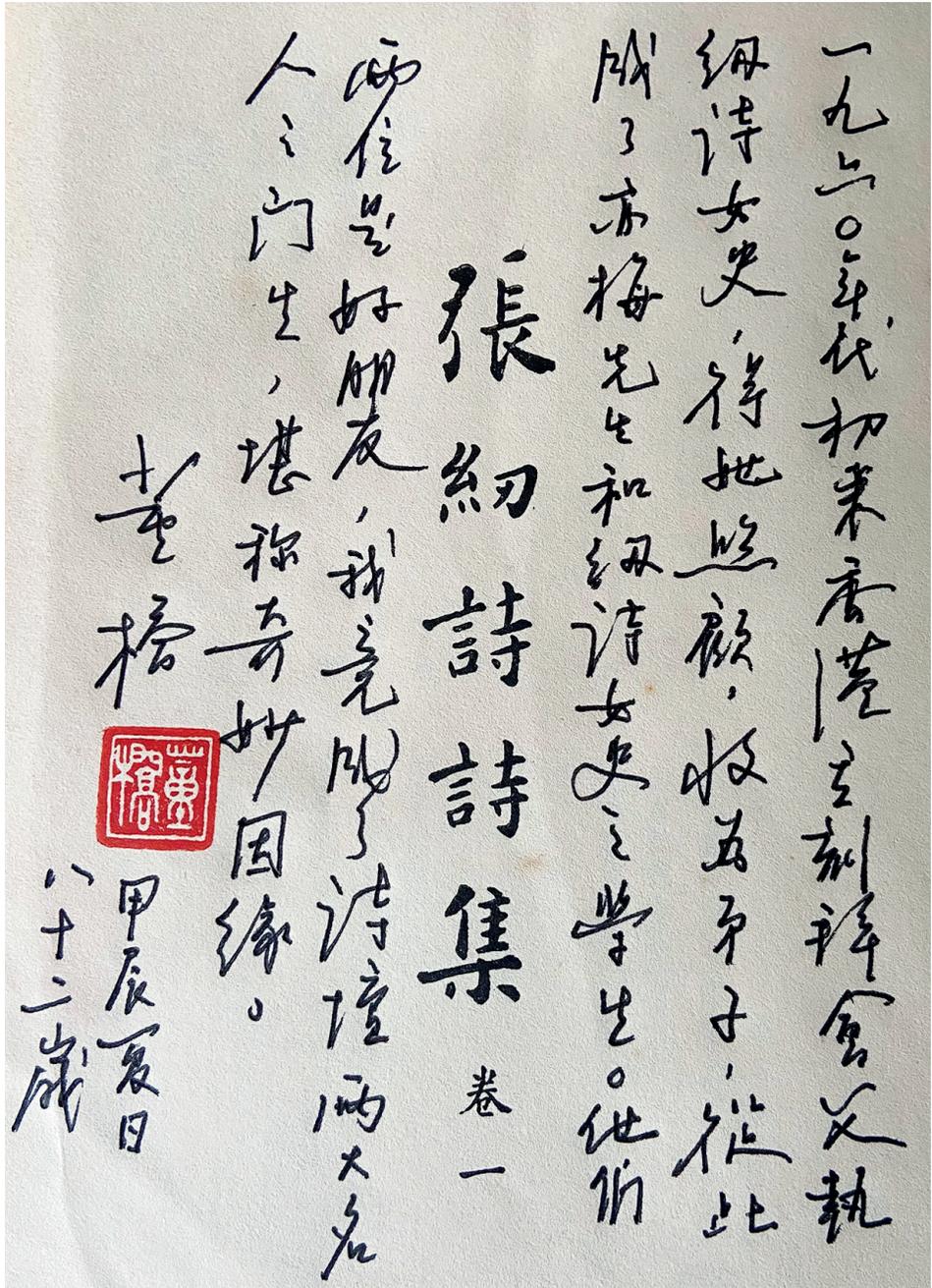
張紉詩與董橋的師生情誼

紉詩葬於距離宜亭不遠的長洲墳場，墓旁輓聯「宜樓相守吟詩書九載無猜願來世再為連理樹」；「漁舫初逢知肺腑百年有數到今朝休問牡丹花」。

張紉詩著有《文象廬詩集》及《儀端館詞》，其詩集收錄大量她在香港跟詩友唱和以及遊歷港九新

界的記憶。現摘錄張紉詩丁酉年的〈青山春興〉跟大家分享：

小雨旋晴興未刪。村家呼酒醉青山。
醒看江浪分高下。暗與雲心共往還。
花草不應遲暮見。輪蹄此去夕陽閒。
回頭盡是談詩地。第一難忘水竹間。



董橋今年六月在《張紉詩集》題字，追記六十年前的師生情誼。



為紀念香港著名學者、詩人鄭健行教授忌辰一周年，璞社於五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紀念座談會。是次座談會除了表達社友對鄭教授的追思和懷念，更希望透過社友的分
享，與眾參加者一同回顧鄭教授在學術研究、詩文創作和教育傳承所作出的貢獻。

——編者

影故彰彰 知音盛序

——鄭健行教授紀念座談會紀要

葉翠珠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在香港浸會大學何善衡校園邵逸夫樓舉行了「鄭健行教授紀念座談會」，活動由浸會大學古典詩社璞社籌辦，主持及講者皆為璞社社員。整場座談會主要討論鄭教授的創作及研究成果，由於活動設網上實時參與，交流時段線上線下都有不少發言和提問，氣氛活躍。

不忘師恩 懷緬鄭公其人其事



鄭健行教授（一九三七—二〇二三，圖）是傑出的學者及創作者。二〇〇二年，鄭公與諸位修讀其「韻文習作」一

科的學生創立古典詩社「璞社」，詩社近乎每月一聚，鄭公不僅投入創作，以為榜樣，並時有精妙評點，以饗後學。時光不返，鄭公大去一周年，璞社同寅籌辦是次紀念座談會，以表達追念之情。座談會由董就雄主持，他表示應該懷着欣慰的心情，以輕鬆和研究學術的態度參與當天活動；因為鄭公詩作能得到更多人欣賞，不但值得大家欣慰，鄭公此心亦然。董就雄介紹，是次座談會的分享內容皆是五位璞社詩友的研究和閱讀心得。

活動分上、下兩場，五位講者依姓氏筆劃序發言，每人二十分鐘，上半場三位講者發言後，有二十分鐘全場討論時間。下半場兩位講者發言後，亦預留二十分鐘供參會者交流、發言。現場所見，參加者對幾位詩友的演講內容都很感興趣，在交流時間提出不少問題和意見，發言者包括線上和線下（校園會場內），各講者也積極回應，討論話題除了詩文作品，也談及鄭公生前遊蹤舊事。當天，有熱心社友特備點心，使中間十餘分鐘的休息時間可以「邊食邊傾」，談笑聚首，當時氣氛確如主持人於開場時所期許的「輕鬆」。

多面向探討鄭公其文其詩

五位分享心得的講者，各有研究方向，他們的講題依次為朱少璋：〈鄭健行老師與粵語書寫〉、余龍傑：〈新醅斟出散濃馨——鄭健行老師論詩宜真宜新

兼新詩舊詠舉隅》、李思弦：〈鄭健行老師《光希晚拾稿》大陸遊覽、贈答詩研究〉、李耀章：〈淺談鄭健行老師詩中之俠士面貌——以《光希詩文存稿》為例〉及陳彥峯：〈論鄭健行老師「自詠」詩的精神境界〉。

朱少璋從五個角度闡述鄭公對粵語書寫的態度和看法。首先是閱讀興趣。原來鄭公平日所讀之書也包括粵語書寫的作品。其次，討論。鄭公曾寫幾篇雜文是以粵曲作討論題材的，如〈聽粵曲〉、〈《秋墳》種種〉，收於《摘藝西東》。其三，分析。鄭公曾發表論文〈白駒榮《客途秋恨》上卷兩種唱本曲詞小議〉，可見鄭公對唱詞文本亦不輕視，同樣以嚴肅的學術方法做分析。其四，肯定粵語書寫的研究發展。朱少璋舉出其個人的經歷作例子，昔年他有意研究粵謳，得到鄭公大力讚許和鼓勵，又為其書《粵謳采輯》寫序。最後，創作方面。



「鄭健行教授紀念座談會」眾講者、主持、參與者大合照。前排左四起：陳彥峯、朱少璋、董就雄、余龍傑。李思弦、李耀章於線上視像參會。（璞社提供）

鄭公身體力行書寫粵語文章，並表示此類作品為其最自負、最用心之作，例如曾用粵語撰寫書序和詩友間的贈答文章，不但把粵方言詞彙運用得淋漓盡致，還對偶工整。

余龍傑提出鄭公主張寫詩「宜真宜新」的詩論。鄭公寫有〈論詩絕句〉四首，〈其一〉：「孤燈挑盡未成眠，草屋寒儒畫九天。已是計時分晝夜，偏聞更鼓度流年。」點出寫詩選詞應反映現實生活，呈現現代的新事物。「挑燈」、「更鼓」這類不再是現代生活裏的器物不宜使用。講者繼而分享自己的新詩舊作〈大道〉，講述當時創作後拿給鄭公看，鄭公閱後把該詩「翻譯」成古典詩，取題為「贈詩效龍傑作」，並言新詩取象遣詞「往往另遵蹊徑」，古典詩或可「適當兼融」。余龍傑表示，在現今文壇，大眾可能會認為新詩與舊詩是兩種體裁，

並不相容；但他在學習舊體詩的過程中，發現二者皆為詩，總有可共用之處，尚有很多研究空



間。

李思弦是遼寧瀋陽人，她的發言主要關注鄭公的內地「遊覽」和「贈答」詩，並以《光希晚拾稿》為例。她表示鄭公很喜歡到內地遊玩、交朋友，內地各處都有很多故交至今仍很想念他。鄭公的遊覽範圍遍及大江南北，他的「遊覽詩」記錄了各地風物特色，詩歌「語新而意古」，「真切感人」。《光希晚拾稿》的贈答詩多是鄭公在唐代文學學會和杜甫學會年會期間，與諸位參會學者之間的贈答之作。講者歸納鄭公的「贈答詩」主要特點有二：一是故友久別重逢，「以詩相慰，情感真摯」；二是「擺脫應酬與干謁之氣」，不虛偽造作，純為人際情誼和學問的交流。李思弦指出，鄭公及諸位參與贈答詩創作的學者所寫的舊體詩，使詩歌「重新回歸生活日常」，展現其生命力，「也可視為新時期舊體文人詩、學者詩寫作範本，為後學詩詞寫作指明道路」。

一位大學者、大詩人的生命高度

李耀章談鄭公的「俠士面貌」。他表示，跟隨鄭公學習近廿年，鄭公除了溫文儒雅一面，還有壯懷豪邁的一面，有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心腸，只是日常較少顯露出來。李耀章舉出鄭公詩作有「恥作雕蟲客，好戴遠遊冠」、「少年多慷慨，壯懷殊未已」、「良會豈宜避身失，不畏泥濘不回轉」等句，見其胸襟氣派。講者曾修讀鄭公「武俠小說研究」一科，得知鄭

老師眼中的俠是「貫穿仁義」。此人不必習武，但須有仁心，也有義的承諾，才算得上是「俠」；而唐以後多為「匹夫之俠」，重於習武而輕仁義心腸。李耀章閱讀鄭公詩作，感受到當中有俠的元素和特質，概言之，包括「仁心」、「頌勇」、「憫人」和「憂國」四方面。

陳彥峯的演講是探究鄭公的精神境界。講者從《光希詩文存稿》抽出數首「自詠」主題的詩作作研究對象。〈戲贈鄭健行先生〉三首既見傳統「解嘲」精神，亦呈現如王國維「人生三境」般的感悟。〈對鏡〉二首見鄭公對於自己年歲漸長，不免悵然，但仍熱愛生命，對生活有所眷戀，也有對生命價值的哲理反思。〈自拍〉二首是近年新作，〈其二〉：「堂堂青歲去，白髮任常新。曾倚迎風蕊，流香自攝真。」展現了人生境界的超脫，可能是比王國維「第三境」更高的境界。陳彥峯稱，數首詩作「反映詩人對人生、生命價值觀的轉變」，以此看到「一位大學者、大詩人的生命高度」，讀之可作榜樣。

鄭公是當世香港乃至華文世界的重要詩人。值其逝世一周年之際，璞社同寅舉辦交流座談會，從學術角度紀念賢師，致力使更多人了解鄭公的詩文創作，以及關注現當代人所寫的古典體詩。該活動不但具學術研究意義，亦是薪火相傳的實踐。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璞社成員。）

◎



說回教今天，仍有視咖啡為與酒近義的興奮劑者。此物有各種動機為之辯護，但易引致胃痛，對健康（尤以女性骨骼）弊多於利。可得的咖啡因含量低於咖啡，含有某些礦物質，或許可算作健康飲品；唯可司香味不濃，作為飲料的「性格」不太鮮明，遠不及另外三類流行。酒跟煙草一樣，對健康有害無益。

製酒的原料可以包括果實、植物、穀類等。不同種類的成品酒，酒精含量差別很大，然而不論品種如何，酒都難免是穿腸亂性之物。醫學界研究普遍認為，酒精跟煙草同樣沒有所謂「安全劑量」，因為它損害體內幾乎所有系統，與多種癌症有關，而且能迷亂理智；無怪世上的主要宗教，對飲酒非禁即限。古人早知其傷身亂性的弊端。周代制定禮儀之時，飲酒場合就設有司正監察分量和分寸；到了六朝時代，亦有君王、政要等在款待賓客時以茶代酒。不管現代商業如何包裝美化，沒有人能否認飲酒對健康和社會安全的害處（例如暴力、醉駕等）。古代酒類的殺傷力還比較低，因為酒精的濃度大都較低。近世卻生產出更多蒸餾酒，提升了成品的酒精濃度及酒精中毒的機率，好像還嫌酒精對人禍害不夠。

相比酒和咖啡，茶的性質較正氣，且多少保健，更有可能感發某程度上的精神淨化、境界提升。無怪除了水外，茶是世上最多人選擇的飲料。當然，茶之由飲料提升為精神修養的媒介，必然經歷漫長的體驗和提煉。先就其物性而言，漢朝時已發現茶兼具解

渴、消食、提神，甚至解毒等保健與治療功用；茶葉的地位，亦因兼有藥用價值而逐漸提高。饒是如此，根據古籍記載，早期的茶並不是獨立的飲料：茶葉在碾成細末後先混合油膏、米粉製成茶餅，烹煮時烤炙後搗成葉末，再加入「蔥、姜、棗、橘皮、茱萸、薄荷之等」香料，煮成五味飲料。從製茶到備茶、飲茶都涉及複雜的人工程序，距離自然境界頗遠。

如斯飲茶方式無待後見之明，因為它不僅自找麻煩，更本末倒置，混濁茶葉固有的味道。無怪陸羽討厭此等加工、加料的煮飲，批評「斯溝渠間棄水耳」（《茶經·六之飲》）。茶藝的技術發展也許是由簡樸至精巧的歷程，但由製茶到飲茶的「茶道」開展，卻是恰如其分地返璞歸真。直至宋代，國人飲茶仍然是透過繁複的蒸、榨工序精製茶餅，烤炙碾細後燒水煎煮。宋代飲茶的特點是皇帝到士大夫皆興鬥茶之風，追求茶湯表面變幻的圖形，享受競賽的熱鬧，增設貢茶院。元代以後，飲茶群體擴大，不再講究形式化的「茶道」，儀式化的茶藝因此漸趨式微，雖然如今仍見於個別鄉土傳統（如武夷山或潮州茶藝）。

明代可以說是飲茶和茶文化的真正轉變期。明初朱元璋提倡節儉，更禁止製作工藝複雜、勞民傷財的高價茶餅，故此茶葉於採摘、焙乾後，即放在壺中沏茶，直接、方便、純粹。飲用方式乃由團茶改為散茶，延續至今。其實，只有待飲茶純粹化後，按茶葉發酵與否、發酵程度和製作工序的差別而分為味道、

性質、作用不同的綠茶、白茶、黃茶、烏龍茶、紅茶、黑茶等六類，才真正有意義。更重要者，人生哲學和美學中的天人合一、回歸自然等，到此才真正落實到飲茶中。且看徐渭的《密集致品》：「茶宜精舍、宜雲林、宜幽人雅士、宜衲子仙朋、宜松月下、宜花鳥間……。」喝茶不再講究添加貴重香料，不再夾雜鬥茶的喧鬧，把茶本身的香味提到第一位，進化為泡飲茶的模式，漸漸回歸自然。

飲茶的精神意義

近幾個世紀以來，外國人亦愛好喝茶。據說世上人均喝茶最多的國家是土耳其、愛爾蘭，消費量數倍於中國；人均喝茶消費最高的則大概是英國。以後者為例，十七世紀開始以茶為飲料，初為王室和貴族之物，其後於十八世紀漸次向中下階層普及。英國人既重視喝茶，習慣上因而保留了一點貴族的豪奢味道：維多利亞時代的茶點室，一般布置得光輝燦爛；連普通的日常「茶餐」，也往往看得見茶具精美、食盤講究，頗有儀式感。

諷刺的是，在中國文化中令人怡情靜心的飲料，十七世紀傳入歐洲、尤其是英國後，不意變成了推動侵略戰爭、催化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間接工具。自十八世紀後期以降，中國與西方歐美諸國的貿易漸見頻繁，當中以英國為首。西洋人醉心於中國茶葉、絲綢、瓷器等，對華貿易長期呈現白銀逆差；英國人尤

其迷上喝茶，中國茶葉在歐洲售價甚高。英國政府不思控制己方欲望，反而帶頭走私鴉片，同時為了牟取暴利，極力推展鴉片貿易，毒害中國人民；《浮生六記·浪遊記快》中的沈復就記述，一七九四年初在廣州當行商時，在妓寨目睹「臥吃鴉片煙者」，至少部分跟英國有關。踏入十九世紀後，鴉片走私和貿易更見加劇。林則徐奉清廷之命令，一八三九年到廣州銷毀鴉片，英國乃發動侵略戰爭，強迫中國簽訂《南京條約》，奪取香港。這算是比日本早一個世紀成立的「大東亞共榮圈」？所謂「大英帝國不見日落」的霸權貪欲，造成的是埋沒良心的毒計暴行，證明的是無事生非的過眼雲煙。對於飲茶的精神意義，依舊擁抱帝國情意結的英國人，仍然有待領略。

在政治隨時殺身、社會規範嚴苛的昔日，飲酒有時可以釋放意識束縛，讓人短暫享受心靈的自由。中國古代文人多半都飲酒，遠不止陶淵明、李太白和蘇東坡。時移世易，當今之世已變成個人主義氾濫、自由隨意濫用、自我無限膨脹的年代；縱酒發泄或狂歡，只會毀物損人兼害己，甚至橫生罪惡。至於喝咖啡，在某些發展中國家或混雜虛榮心理，象徵躋身中產、知曉時尚等等。若一般連鎖店咖啡不足以抬舉身份，還有高級連鎖店咖啡，數十元起步。飲茶豐儉由人，頗合樸素之旨，只要避免上癮，何樂不為？

（作者為耶魯大學哲學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南溟詩社社長兼主席。）



「李歐梵出版的僅有的兩部長篇小說。這兩部作品均多帶有後現代文壇的遊戲特質，放手寫來，其實實驗性相當大膽」。本文略談新出版的《李歐梵小說》以及收入其中的兩部小說作品。——編者

李歐梵的小說實驗 ——《李歐梵小說》

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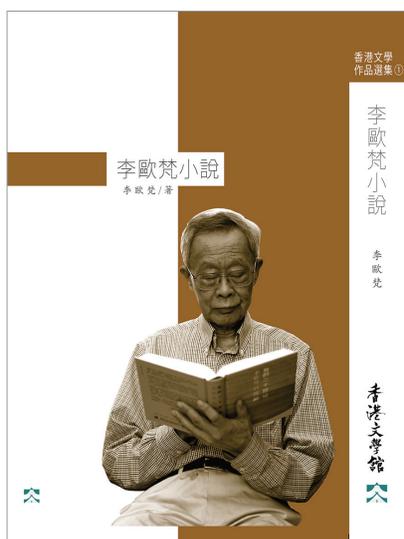
李歐梵在華文讀者的心目中，首先是學者，其次是散文家。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探討晚清和五四文壇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到魯迅專論《鐵屋中的吶喊》，乃至於重繪上海都市文化的《上海摩登》等，俱洞見紛呈，成一家之言，不少觀點現已成為經典。而自《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話語》等開始，他的散文和專欄文章亦一直深得讀者的喜愛，其內容豐富多彩，涵蓋文學、藝術、電影、音樂、文化評論，又兼及個人回憶和生活日常，以博學、暢達、睿智的學者散文風格見長。然而，李歐梵還有另一個備受忽略的身份，就是小說作者。

香港文學館出版的《李歐梵小說》選入了李歐梵創作於千禧年前後的小說《范柳原懺情錄》和《東方獵手》。這也是李歐梵出版的僅有的兩部長篇小

說。這兩部作品均多少帶有後現代文本遊戲的特質，放手寫來，其實驗性相當大膽，而其中多重的互文對話、對小說類型的戲仿，以至於後設小說風格，俱頗堪玩味。

《范柳原懺情錄》是對張愛玲〈傾城之戀〉的「續寫」，構想男主角范柳原在跟白流蘇分手多年後，在漫長的歲月裏，斷斷續續地以書信方式向舊情人傾訴和自剖。小說主體部分由范柳原的二十二封「原信」組成（基本按編年順序排列，但以最後一封「原信」組成），又有若干斷簡殘篇、小說人物「訪問」和附錄。通過種種「真亦假時假亦真」的互文遊戲，讀者彷彿在真實世界裏，見證了張愛玲筆下的虛構小說人物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九七年回歸前夕）的情感經歷。

《東方獵手》是一部間諜小說，故事背景跨越



「香港文學作品選集」①《李歐梵小說》封面。
(香港文學館提供)

全球各地，從香港到新加坡、馬六甲、雪梨、富國島，到澳門、花蓮、上海等，而諜戰解碼的過程則涉及了波斯古詩背後的秘密，亦不乏占士邦故事中常見的美女和驚險情節。在書寫通俗的小說類型、大過「間諜廳」之餘，不忘學問，李歐梵在此展示了類近於艾柯（Umberto Eco）風格的「學者小說」本色。

《李歐梵小說》由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先生擔任總策劃，著名學者黃子平教授擔任主編、作家兼資深編輯舒非擔任副主編，為大型叢書「香港文學作品選集」中的第一種。李歐梵先生特意為此書寫了兩篇新序，他的三位學生化名「胡立崙」寫了前言並整理了李歐梵年表等。

（作者為文學學者。）

㊦

天地之吻——鳳凰山

冷月

我不是雪山，
我是仙界的風使者，
乘着熱力四射的艷陽，
披着一身雪白，
躲過玄神嚴厲的束縛，
飛越萬里灰黑的天空，
悄悄來到你身旁，
羞澀地偷看你，
送你一顆純白澄淨的心。
只是，
你要將我倒過來看，
才可看到那掛在胸口的一顆心。

你靜靜地躺在鳳凰身旁，
經歷春風秋雨、冬寒夏燄，
迎來忽然暑熱的仲春之晨，
你徜徉狗牙嶺上，
看盡宇宙的星月轉移、萬物的黃綠藍紅。
默默凝望着美麗嫵淑的海洋，
送別點點飛馳而去的摩達船槳
眺望一隻隻衝上雲霄遠離的鐵鳥。
你陪伴着一群島石，
不，是一群天真的綠衣小孩，
守護着與世無爭的土壤。

我知道
你不可能離開孕育你的鳳凰，
伴隨我這清風飄泊於穹蒼。
我只能頂着烈火般的艷陽，
藉着滄浪之水的飛升，
凝聚一片厚厚的純淨雲霞，
再悄悄飛越山嶺來看你，
趁着你熟睡之時，
送你一串難以言喻的慰問，
來一個似有若無的天地之吻，
再送你一顆與世無爭的心，
願你一生備受天神眷顧。
繼續徜徉香江連綿的山巒。
當你睜開眼睛從惡夢驚醒之時，
我已消散於藍天，
你永遠也不會知道：
我曾經化作天空裏的一抹牽牛雲朵。
送來天神的一掬暖意。

感謝你不離不棄地守護美麗的鳳凰——
這一片金黃的土壤、
滿種翠綠的草木、
環繞碧藍的海水，
頂着火般的艷陽、
讓百年汗水成就揚名世界的火鳳凰。
（作者為香港作家，著有《錯失的緣份》。）



嘩！原來我的姓名竟是醫靈丹的組合！醫師朋友這帖果真扶正去邪、舒鬱解結，我未服藥已感飄然若仙，輕鬆暢快。真感謝醫師對佩蘭的解釋和抬舉！

我的名字 ——您的支持

張佩蘭

稱我陳太。因當時任職官校，婚後須在姓名加夫姓，初時不習慣，曾鬧出笑話。有訪客到教員室找陳太，我說這裏沒有陳太。同事指着我說：「您便是陳太嘛！」

婚後兩個月，我患上鼻咽癌，經常出入醫院。我的主診醫生是潘若芙醫生。治療完畢，潘醫生鼓勵我以癌病過來人身份透過電話熱線支援癌病人，及在報章協助醫生解答癌症疑問。如是者展開了我大半生參與抗癌義工服務之旅。

潘醫生叫我佩蘭。蘭字讀音較沉，但潘醫生叫我佩蘭時，「蘭」字的發音特別響亮，我後來知道她是女高音，她喚我名字就像唱歌般，有音有韻。學書法有所謂歐陽詢的歐體、顏真卿的顏體等，那潘醫生喚「佩蘭」可說是潘調，別樹一格！我每聽到她喚佩蘭，精神為之一振。

往後，潘醫生的秘書、腫瘤科的醫生、護士、社工、登記磅重的職員義工均叫我佩蘭。出席病人新症座談時，社工向病人介紹我叫佩蘭，可能我當時才廿多歲，面對大部分是中老年的癌病人，我「無有怕」的講述我治療的經歷，他們也為之感動，振作起來。

八十年代中，癌病支援服務仍未普及，潘醫生提倡由過來人以切身經歷鼓勵癌病人，可說是開同路人支援患者的先河。我當時和幾位潘醫生物色的癌病康復者，除義務在電話開解癌病人，更到各醫院和病人會面暢談。當年的電視節目《星期日檔案》，更以

我姓張，名佩蘭。出生時頭髮卷曲，爸媽給我乳名「攀毛」。小時候，鄰居孩子以我的乳名為笑柄。我羨慕同學的家人用暱稱或名字叫他們：如美玲、玲玲……這比起我的乳名悅耳多了。

念中學，學校是英文中學，每位學生需有英文名字。我隨便在名字表上選了Alice（愛麗絲），因認識《愛麗絲夢遊仙境》這童話。中學階段，老師和同學均叫我Alice張。

上大學我主修英文，講師一半是外國人，老師同學很自然也叫我Alice。

畢業後當上教師，學生叫我Miss Cheung，同事

「我要活下去」為標題，報道我們這夥志同道合的同路人。一夜間，佩蘭聲名大噪。每次出席病人交流聚會等活動時，呼喚佩蘭之聲此起彼落，真的無比親切。沒想到我一直渴望人家稱呼我佩蘭，竟因癌病與潘醫生結緣得以實現。潘醫生曾打趣對我說：「一聽到佩蘭，個個就像『嗒糖』般甜。」真令我甜在心裏！慶幸自己熬過癌病的艱苦，還可以將歡樂帶給別人，特別是患癌的同路人。

名醫靈丹的組合

我的鼻咽癌得以控制，電療後出現的後遺症卻隨着時間接踵而來：耳鳴、中耳炎、聽障、吞嚥困難、臉神經麻痺、流鼻血和骨枯等。西醫能做的也做了，我又試找中醫，醫師處方的中藥，其中有一名「佩蘭」的草藥。我正哀吾生注定要與藥為伴，一位中醫朋友聞之，立即發來帖文：「佩蘭芳香化濕，可以解暑，古書《神農本草經》將之列為上品！還有，姓張和中醫也有緣，漢代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和明代張景岳著《類經》、《景岳全書》，他們都是劃時代的大醫家。」嘩！原來我的姓名竟是名醫靈丹的組合！醫師朋友這帖果真扶正去邪、舒鬱解結，我未服藥已感飄然若仙，輕鬆暢快。真感謝醫師對佩蘭的解釋和抬舉！

從癌病康復迄今已四十一年，我也由青年進入花甲之年。潘醫生退休後仍和我保持聯絡。她知我受

後遺症困擾，經常致電問候。每當我接聽電話，聽筒裏傳出潘醫生無比親切獨特的嗓音：「喂！佩蘭，最近好嗎？」立刻精神抖擻，半聾的我，仍清晰聽到潘醫生喚我佩蘭。每次出席抗癌活動，聽到人家喚我佩蘭，更有比我年輕的戰友、朋友，佩蘭姐前，佩蘭姐後的問好，真有萬千寵愛在一身之感！我的名字，您的支持啊！

我能好好活下來，做自己喜歡的事，做個有用的人，真的好感恩。我要積極與癌的後遺症共存，再艱苦也要努力活好每一天！

（作者為香港防癌會董事局成員。）

◎

有形的 無形的

——寫於香港文學館開館之際
楊際嵐

有形的
領首 駐足於
某條街區 某幢樓宇
某一層 某一室

無形的
默默的 屹立
南國風雨
晨昏寒暑

有形 無形
交織成 歲月複調
如斯雄渾
無比悠遠

（作者為世界華文文學聯盟副秘書長。）



黃坤堯教授《清懷文錄》錄其駢散詠一言者古文、對聯、畫卷及當代文讀中尋文、作品三書係帶領略之美，探尋等卷。此著作中之文學典化。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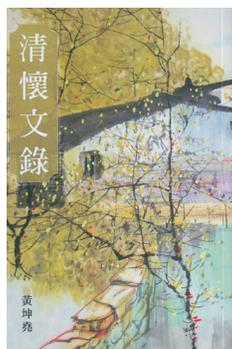
踏上文化洗禮之旅

——黃坤堯《清懷文錄》

情 心

春光明媚楊柳翠，又是一年春到來，一眾文人墨客於酒肆茶樓雅集，以粵語吟誦詩詞、切磋學問。暗香盈室，名宿巨擘流連忘返，「詩情茶助爽，藥力酒能宣」，贈答唱和有之，潑墨揮翰有之，各盡其善，極盡風雅。黃坤堯教授的新著《清懷文錄》中，此類場景比比皆是，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七十年代，為了播揚中國傳統文化，大小詩社詞社相繼崛起，社友高會酬唱，拈韻賦篇猶若觀雲出岫，人生快意莫過於此。此書係當代文言書寫著作，包括《清懷文言》、《清懷聯語》、《古木幽巖》三卷及圖錄一卷。

首卷《清懷文言》選錄駢散文五十篇，均屬文言作品，主要有序跋，包括敘、弁言、凡例、評論等，所涉因應現實人事、配合社會需求，雖屬應酬文字，亦兼色澤芬馨。歲月不居，時間如流，其文字多為第一手原始史料，頗具研究價值。例如涉及澳門培正中學的有三篇，分別是：〈簡介〉、〈擴建校舍捐募小



黃坤堯《清懷文錄》，二〇二四年四月香港初文出版社出版。

(資料圖片)

培正中學的歷史變遷與人事更迭。

次卷《清懷聯語》，錄存了二百副對聯，有節令聯、喜慶聯、哀輓聯、名勝聯、題贈聯、雜感聯等，不乏佳作妙聯，令人拍案稱絕。其中的嵌名聯，構思巧妙，將人名或地名嵌入聯內，使上下聯相互對應，極具趣味性與感染力。

三卷輯錄現代繪畫大師溥心畬的《古木幽巖》畫幅，以及數位當代名家的題詠，有臺靜農、汪中、蘇文擢、陳永正等，堪稱詩書佳製。隨着卷軸滾動、帷幕開啟，讀者與文人雅士將共赴一場穿越時空的文化盛宴。「樹古多依水，巖低盡照沙。」此乃溥心畬大師在畫卷上的題字。「西山點染虬髯客，無比豪情聚筆端。正聽蕭蕭寒雨歇，渾然大澤已龍蟠。」文人騷客曼聲吟哦，響於耳畔，跨時空的文化邂逅，歲月渾忘，已入羲皇勝境。

四卷彩色圖錄四十八幅，包括：溥心畬書畫四件、啟功《蘭竹圖》、滄海樓十家藏印，有李茗柯、鄧爾雅、馮康侯、盧鼎公等。詩書畫印，墨瀋淋漓，圖文並茂，給讀者以賞心悅目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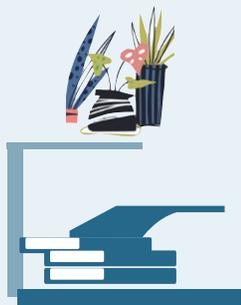
（作者為香港作家。）

◎

啟）以及
（九十校慶
頌並序），
直接還原當
時環境，帶
讀者見證澳

我與金庸

金庸作品中透視變動的閱讀文化



英華書院 石期舟老師



自小家中就收藏了一整套武俠小說書籍、影碟，千禧年代初屋邨商場的碟舖，把武俠片都陳列成招牌，一隻碟抽起來，又怕另一隻倒下，這時候金庸與我，並不遙遠。資訊貧乏的年代，我無從得知金庸在五六十年的地位如何重要，所以那時候最吸引我的莫過於文字旁的插圖、影視中與文本的對讀。也許在科技步近之年，實體閱讀與俠義都不重要，及至後來的十多年間，金庸與作品就形同神話的存在。

諸多文學評論、賞析都神像化金庸筆下的武俠情懷，而追溯起來，其實「連載小說」的特色不可遺忘。金庸在一九五五年開始書寫《書劍恩仇錄》，連載於《新晚報》。連載可以泛指篇幅較長的敘事小說，也指一種出版

的形式。讀者必然追着不同期數所刊的內容，定期地緊貼小說的起承轉合。連載形式繁盛於報刊與實體閱讀興旺之年，讀者從文字閱讀中，產生與小說之間的連結，投放自我感情在金庸的俠義創作之中，可謂「金庸離不開讀者，讀者離不開金庸」，金庸的作品見證了連載與實體印刷的變遷。

考查金庸作品在報刊上的印刷出版，文字與影像相映成趣。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香港商報》便刊登了《碧血劍》，當世人認為金庸作品定必霸絕版頁時，你會發現《碧血劍》不是印在中間「搶眼」位置，也不是以最多篇幅佔據，它被列在右上角，在同一版頁共有八篇讀物，俠義之情與《岳父大人的樂趣》、《潘金蓮別傳》等不同風格的讀物同進讀者視覺之中。

《香港商報》更流露一種插圖比文字更顯眼的呈現效果，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的《射鵰英雄傳》中，〈午夜驚變〉插圖佔據中間位置，圖像將近一半版面，猜想着讀者先觀圖像再讀文字，還是先讀文字再猜測圖像的指涉？固然，意圖為何實在不得而知了，可知的是插圖師能活現人物，皆因金庸筆下靈動的敘述與描寫，以圖像入字，以文字現畫，「聲、色、動、靜」盡在連載印刷之中。在於我，金庸的連載生筆，承載了最好的閱讀年華。



長大後才讀懂黃蓉

民生書院 莊家騫老師



小時候對黃蓉又愛又恨：愛的是《射鵰英雄傳》裏的「俏黃蓉」，恨的是《神鵰俠侶》裏的「郭夫人」。長大後，才發現黃蓉是人生轉變的寫照。

小學時的我常惹麻煩，是親戚口中的「小魔怪」，學校老師眼中的「搗蛋鬼」，校巴保母眼中的「鬼靈精」。無論去到哪裏，我就像一隻亂竄的鼯鼠，嚇得人雞飛狗跳。就算在幾十分鐘的車程，我總能在小小的校巴釀出禍來，有時候作弄保母搞得她手忙腳亂，有時候欺負同學弄得他們哭哭啼啼。後來父母管不着我，唯有逼我自行乘車上學。或許在別人眼中的我，就像柯鎮惡口中的「小妖精」；父母眼中的我，就是如珠如寶的「蓉兒」。

小時候總是羨慕黃蓉能倚着「桃花島主」的威名，使江湖中人聞風變色，不敢招惹。她內有軟猬甲，外有黃老邪、靖哥哥等護花使者，自然能像溫室小花般長得高傲艷麗。當時自以為特立獨行，望能像黃蓉一樣打着「反叛」的旗號闖蕩江湖。

然而，身份轉變將昔日刁蠻任性的「俏黃蓉」，蛻變成保守謹慎的「黃幫主」：在家，她相夫教子，是賢妻良母；在幫，她鎮幫行義，為女中豪傑；在國，她守城護國，成巾幗英雄。隨着年紀增長，責任隨着身份而來。一個人成家立業，安身立命後，便不用放刁撒潑以建立自我形象，以往的野性便蕩然無存。同樣，當年朽木不可雕的我已為人師，行事規行矩步，不矜而莊。當日痛恨「郭夫人」的自己，如今已是書中人了。

獨孤求敗

顯理中學 曾詠聰老師



禿頭老僧淺淺一笑，一式擒拿手赫然撲出，惟萬景峯藝高人膽大，雙拳迎擊，暗暗運氣，深厚內力把禿驢彈往八丈之遙……

時值千禧年初，萬景峯是荃灣區搶買樓花，禿頭老僧是經常針對我的數學老師，那時我還會蝸居深夜浴室，艱難地為《碧血劍》揭頁，翻讀金蛇郎君跨不過的未來。我想，那時候的「以讀帶寫」比我現在教授的技巧更得心應手。

同學會爭相傳閱我的小說。我知道並不是我寫得多

好，而是課堂太悶，又想想看自己在哪一章節出場，如讀着我的命途。禿驢是打不死的，因為十數個年輕少俠排着隊虐打，他逃走了嗎？繞過村莊和情節，便有另一門派的少年等待着。可是現實我們不敢作聲，老師的粉筆暗器，明知撞上，我們的腦袋仍靜靜候着，點穴一般。

從前我渴望被高手傳輸內力，不勞而獲。又是遇到風清揚般世外高人點撥，突飛猛進，再不然碰到癡狂怪人，學會少許《九陰真經》，調理身心。算了，即使被異獸帶到劍塚，甚或誤打誤撞拜了神像，得到了絕頂輕功或金蛇劍也好，只要人生有片刻擺脫窗櫺，放肆射鵬，才叫不枉此生。然而現實我們受到丁典暴打，卻得不到他的神照功與和解；一朝得志，最後淪落為斷腿的歐陽克，又或是被真正豪傑擲下山的慕容復；習不到逍遙自在的令狐冲，長成了陳家洛的優柔寡斷。

數年前我學習巴西柔術，那些糾纏和扭打，與金庸以掌風劍氣逼走對手截然不同。師傅在第一課教我們如何跌倒和投降，適時承認自己失敗和力不從心。我出奇地為喘息而快樂。據聞禿驢轉讀神學，當上傳道人，小說般妖言惑眾；萬景峯吸引不再，卻依然屹立至今；學不會任何神功，最貼近武俠一次，是編了名為「桃花島」的足球排陣，以混亂奇招，奪得班際足球比賽冠軍，回家路上，連跑帶跳，一招見龍在田趕走城門谷的麻雀。

你好，香港文學館——學文者的園地、文學者的娘家

燕南

披掛東風，承載百年南海呵學文者是你
 方文便濱之好的格舒展了
 之春又樹起香港文園地
 新大雨水起香港文園地
 師催花一株火樹銀花
 代的鳳花樹銀花
 朝願攀劃
 霞願攀劃

她不是「文化沙漠」的海市蜃樓
 也不是文學國度的虛假神話
 她是文人士文化碰撞的璀璨火花
 她是文學勇者留下的思索印記
 她是歷代文學者期待的砥礪佳話

有了她
 中西文化交流的史跡不再遺失
 南來文人的創作樂事不再游離天涯
 收集、拾遺、展示集於一室一館
 手稿、遺物、信函勾起了回憶的金磚玉瓦
 虔敬的後輩在這裏找到了當年的故事
 作家的後人在這裏沿着先人之路再出發
 巨著鴻篇在借助新科技之光射斗牛
 作家們的丰采在這裏發揚光大

誰說香港文學是一片「文化沙漠」
 誰說香港文學是皇帝新衣
 一批批南來大家點燃了香港文學火炬
 一代代文人士築起了香港文學大廈
 金庸、梁羽生、戴望舒、許地山、駱賓基
 張愛玲、蕭紅、秦牧、端木蕻良……
 哪一個不是黃鐘大呂希聲繞梁
 哪一個不是著作等身文燦燦
 哪一個不是飽蘸維港濃墨書寫抗戰檄文
 哪一個不是揮灑獅山重彩朔造人間詞話

五月裏，風正清、花亦紅
 五月裏，花香人香山水香
 五月裏，清香灣仔出奇葩
 五月裏，俠風先河、笑看風雲、文學洛神……
 一個個香港文學先師入館歸家
 五月裏，一個文學園地的博覽廊橋
 飛架在久盼的文人心中，太平山下

歸來吧
 愛文、習文、癡文的志者
 追文、學文、研文的學子們
 這裏有通向文學彼岸的破浪渡筏
 歸來吧
 為香港文學做出豐功的前賢們
 歷年南來香港的文化巨匠們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文學愛好者。)

我與金庸

「飛雪連天射白鹿」的 《白》

香港浸會大學 龍穎如



或許你有聽過：「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這是出自金庸《白馬嘯西風》修訂版的最後一句話。文中沒有華麗的打鬥、沒有熱血的劇情、更沒有無盡的仇恨，卻讓我感到深深的滄涼。說這句話的人看似擁有一切，自願放棄了這得來不易的東西，而讀過這篇小說的人都明白她從來都不曾擁有。如果《神鵬俠侶》、《笑傲江湖》等是深入人心的作品的話，《白馬嘯西風》便是令人刻骨銘心的作品。金庸一句「大人的凄苦會比小孩子更深更多」早已注定了李文秀的一生是悲劇收場，他亦借小說道出——人生許多事都是求而不得，特別是「情」。小說刻畫了三對以悲劇收場的情：李文秀與蘇普、華輝與雅麗仙、史仲俊與上官虹。後兩者



都是不擇手段要得到對方，最終華輝被逐了出族，上官虹則與史仲俊同歸於盡。由此可見，許多事情都不能強求，情是如此，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因此要學會克制，接受生命中的遺憾，才是正確之路。所以若當初李文秀父母不執着於高昌迷宮、華輝不執着於報仇、李文秀更是不執着於兒時的情誼，她會不會在江南幸福地生活呢？會不會在一座四周種滿了楊柳桃花、有黑色的燕子在柳枝底下穿來穿去、有個大魚池的莊子裏幸福生活呢？或許《白馬嘯西風》並不是最有俠義精神的一套小說，卻最值得我們去閱讀、學習。

「俠」，公義與私義的衝突

香港浸會大學 羅詩梨



在《飛狐外傳》中，袁紫衣三次救助惡霸鳳天南，而其行為引發了眾多讀者對俠義精神的討論。

所謂「俠」，劉若愚指游俠擁有助人為樂、公正的信念。其無私行為會加於陌路人，甚至公正到六親不認。至於「義」，義者宜也，是做合宜之事。如金庸所言，胡斐就是很好的一例，他不為美色、哀懇、面子

所動，堅決追殺鳳天南以替鍾家在天之靈奪回公道，追求的是給無辜逝者的公義，並不受個人情感所動搖。

但「義」之下除了公義，亦有私義，袁紫衣所為顯然是為了報鳳天南生身之恩。鳳天南作惡多端，害死其母，當然是死不足惜，但正如袁紫衣師父所言：「人無父母，何有此生？」古人百行以孝為先，儒家把對父母的愛放在首位的信念，「大義滅親」有其難之處，並非易做之事。袁紫衣救鳳天南似乎是在平衡兩者，她試圖通過給鳳天南三次機會，過後，便與此人劃清界線，可為母親報仇雪恨。雖然我們不必然同意袁紫衣的做法，但理解她的動機也重要。

然而並非所有的游俠都一絲不苟地實行這些信念，這只能歸咎於人類的弱點，而不能苛求游俠。這不是為袁紫衣辯解，而是提醒我們在評判一個人物時，可試着理解他們所處時代的道德倫理，並將之與我們的時代觀念相區別。這樣我們對人物行為為下價值判斷時，才不會流於片面。

於是我也學「俠之大者」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劉瑾卓

談起金庸先生，必定聯想到

十五部「武俠」的那一方江湖。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

鴛」，金庸先生用一杆筆，創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江湖，筆下的江湖紛擾、刀光劍影，伴我走過叛逆的少年時光。那湖畔的波撫慰一顆少年青春敏感的心，後而推着我繼續前行。

中學裏我讀金庸的武俠，總嚮往書中那自由自在、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總是幻想哪天也遇上個仙子，授我神仙招式，叫我從此超脫俗世。總歎羨那些扶正除惡的俠士，用雷霆手段剷除奸惡，幫扶正義，然而寫得最多的，總是俠士的身不由己。在我的印象中，大俠們最後都是死的死，隱的隱，出盡風頭卻也歷遍炎涼。金庸明瞭，大俠幫着起義軍造反，對抗腐朽的朝廷，救黎民百姓於水火，後來除了退隱以外則無別的退路，總不能叫大俠們去和下一朝的領導者們一起壓迫百姓。極善與極惡被無限放大，又蘸着墨汁縮寫在這方寸書頁。這社會從不公道，也不合理，高堂之上的正派總是個偽君子，惡人往往卻是真的俠士。武林之中的渾水會被半路來的外人肅清，但是被打破的蛋殼絕不可能孵出新的生命。

我總嘆息大俠們的結局不好，也許那便是成為「俠之大者」的下場。內心的柔軟總會把自己的執拗打動，所以我也依金庸所表，學着「俠之大者」。金庸大俠已然遠去，卻留下那方江湖依然處在「江湖之遠」。一代代華人看着江湖裏的倒影，憂思家國，憂思這人世，走在報國的道路上，前仆後繼，無怨無悔。我同千萬萬年輕年長的讀者們一樣，讀着金庸的武俠小說長大，也在循着「俠之大者」的道路前行，身後是江湖的倒影，前路是大俠的脊梁。



情感金庸



英華書院 何昇

金庸先生的作品必然是近幾代人的集體回憶。雖說我不是生在連載閱讀的時代，但在我這一代來說，人物與情感在文字中栩栩如生，尤其深刻。白紙黑字中流露着豐富色彩，鮮明的人物個性，武打場面繪聲繪色，最重要的是每個個體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俠客之義情，確實是觸動我接觸文學的一點。

最動心的莫過於《神鵬俠侶》。作為以愛情為本，武打為串連的小說，扣連大宋時代背景，確實是橫跨歷史、感情、動作的刻畫。「眷侶金堅，轟天動地」是《神鵬俠侶》最佳形容，不被世俗所容的愛戀，是帶着勇敢、義俠、悲泣。楊過用真情來追隨所愛，在困難之中找到歸宿。這更提醒我作為兒子、學生、社會公民，任何事情都要堅持本心，只要相信，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世俗確實是無可避免，但在世俗中守護自我價值，也同為重要，也是面對世俗的動力。

《神鵬俠侶》另一主線則從戰亂中滲透。故事背景

以大宋時期的民族矛盾起步，在戰亂不斷的時期之中，英雄作為打破局面的重要角色，其威武義勇為人所歌頌。從這主線反思自身，學生固然應在教育中栽培成為未來的社會棟樑，但未來的社會亦需要人本着勇氣與堅持來持續，推動社會向前。

上一代的集體回憶，延綿及我，是一生受用，銘記於心。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遊園」。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七百字內。截稿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njpmcdior@n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香港世界華文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字遊

在文字的世界裏

作逍遙遊。

自由自在！

李歐梵

2015.5.15
於九龍城

字 遊

李歐梵

原香港中文大學洗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著名作家、文化評論家、樂評人

在文字的世界裏作逍遙遊。自由自在！

（潘耀明提供）

惠州



陳世哲攝影

惠東浣衣女

— 印 象 —

那浣衣女子的手

輕輕拍了拍

小河便漲潮了

她們在這裏洗滌

無悔的青春

陽光投下的倒影

把石頭幻化為海市

她們用粗糙的雙手構築

平凡家園

柔韌的肩膀上

扛起了男人放棄的生活

歇下沉重的勞作

月光滿溢的池塘裏

水漾年華一朵朵

綻放如蓮

我不敢喊出那名字

生怕群山忍不住呼喚

惠東女子……

你搗衣的水聲委實撼動了我

靜止的岸

使遠處的漁村與歸帆

水乳交融

(印象原名楊夢茹，香港女作家協會副主席、香港作家聯會會員。)

明月灣區

總十六期

二〇二四年八月

